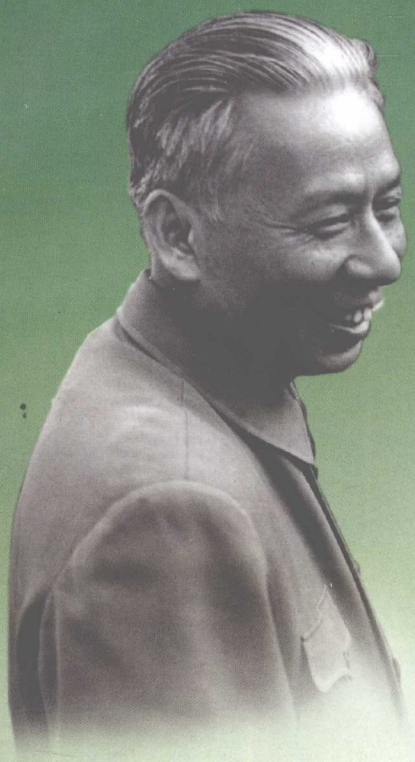




刘少奇

与

故乡

易凤葵 易柯明 著



刘少奇与故乡

易凤葵 易柯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声笑
装帧设计:尹文君

刘少奇与故乡

易凤葵 易柯明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字数:169,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1877-9

K·336 定价:8.50 元

序

自古以来，凡由父子二人合著的书，怕是不能由儿子单独作序的，以防“僭越”之嫌，但父亲与我双双“犯规”了：经再三“谈判”，我们决定他写后记，我作序言——这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的坚持，他说自己写少奇前后20多年了，曾走过那个岁月，太熟悉那段历史，情的张扬与理的思考便已在《面对苍生》和《凝望少奇》中展露无遗。“少奇是你的爷爷辈，他辞世时你还未出生，你们这代人所了解的他肯定经过了新时代的过滤，你不妨站在年轻人的视角去凝望他，争取写出新意。”父亲说。

话不多，于我却是大难题。因为这毕竟是一本纪念百年少奇的书，而我偏偏没有资格评述这样一位伟人，我只能站在一个后学者和少奇故乡人的角度去打量他，看看漫漫世纪征程中这位伟人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维张力与人格魅力。

应该说，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少奇形象依然是不够立体的（我曾在《花明无楼》中谈过这个意思），“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这样至关重要的盖棺论定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是抽象的，还是无法将少奇有声有色的革命历程和有血有肉的政治作风一览无余。尽管一览无余本身是并不可能的，我们还是要力求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讲述更为真实生动的少奇。

于是我们选择了“刘少奇与故乡”这样一个题目，既能由此

见出少奇的本色，又能因口子不是太大而驾轻就熟、举重若轻。父亲对此倾注的热情已在《后记》中言明，我这里只谈谈全书结构上的一些设想。

著名的“刘少奇的四十四天”无疑是少奇与故乡全部故事中最核心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堪称少奇革命生涯最光彩夺目的一笔。因为党史对少奇的评价除了早期工运领导人、白区地下工作领导人、党务大师、国务活动家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探索者等等，还有“人民领袖”这样殊为难得的称谓。系万家忧乐于心头，敢为人民鼓与呼，本是“人民领袖”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古今中外曾有哪位国家元首轻车简从，自带柴米油盐，连续在农村中调查研究达44天之久呢？所以我们曾为《面对苍生》作过如下题记：“这是数千年人类政治史独一无二的特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自己的信仰所呈现的一项施政专利——政府与人民相得益彰的鱼水之情。它让成捆成扎记载王侯将相‘无量功德’的史册黯然失色，也让一切竞相自我标榜的当代总统们相形见绌。”

少奇之死无疑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都须痛定思痛的教训，也是每个中国公民都不应轻易忘怀的民族悲剧：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国家主席竟然保护不了自己！《凝望少奇》，就是怀着这样情郁于中不吐不快的激情写作而成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国人在严肃地凝望一位伟大政治家应有的尊严。记得父亲给我们初读这篇作品时，声音是哽咽的，在儿子眼中，这是书中最好的一篇作品。

《劫后还乡》、《风雨相忆》都是通过王光美看少奇，两文的主旨都不乏历史的沧桑。今年9月，父亲征得王光美老人同意，由我专程（当然还代表我的工作单位湖南广播电视报）赴京采访她老人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走进这位老人的心境，并了解她记忆之中的生活中的少奇——而这是我们尚未耳熟能详的。

《花明情结》是告诉世人：少奇生前没有给过他的故乡任何特殊照顾，他以天下为公，但家乡人绝不因此认为这位伟人对家乡关心不够。相反，伟人的诞生，本身就是对家乡无与伦比的贡献，而伟人对整个国家的无私奉献，恰恰说明家乡这片土地他爱得太深——一个挚爱家乡的人，才可能爱国——也正因为如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少奇，大家对少奇百年诞辰的关注与支持便证明了这一点。

少奇是宁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但他的出现不是偶然或单线的，而是有深厚的人文氛围与时代背景，于是就有了本书的第二、三部分。父亲写了一组少奇的故乡人剪影，我则努力开掘宁乡这片沃土的文化底蕴。大浪淘沙，当13名中共“一大”代表面对复杂的现实形势与历史趋势而分道扬镳，年纪最大的何胡子（叔衡）却选择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宁乡一县即出了一位党的创始人和一位共和国缔造者，不能不说这是令宁乡人欢欣鼓舞，也是值得外地读者寻味的。还有谢觉哉等伟人辈出，更说明宁乡人杰是湖湘文化熏习之下三湘儿女中非常优秀的一群，他们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宁乡文化觅踪”，那是我大学毕业时应《宁乡报》总编辑黄沃若先生之约而作的。他当时正为“推出宁乡”的庞大宣传计划而殚精竭虑，我怯生生建议对宁乡人文资源的开掘该首当其冲，黄先生觉得好，便嘱我作此尝试，于是就有了这组作品，并成为“推出宁乡”系列的首章。这组文章也从一个侧面具体地展示了少奇诞生的土地是何等的“地灵”。

这样的“地灵”孕育了少奇这样伟大的“人杰”，少奇这样伟大的“人杰”又使宁乡更加名播四海；区区宁乡一县即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博大深邃，而对百年少奇的笃定追思又表达了人们对政治品格的万唤千呼。本书三个部分的搭配就是基于这样双重的思维逻辑。

请读者原谅，写到这里，我还是没能把我们这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少奇形象勾勒个大致轮廓。但我想，对于这样一位革命历程波澜壮阔、人生命运大喜大悲的伟大人物，个人的任何评述都是微不足道的。那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的遗言就是他最完美的人生传记，那句“骨灰像恩格斯一样洒入大海”的嘱托就是他的透彻的人格写照。至于这本小书，我只求成为父亲在《后记》中所言的献给百年少奇的“一束鲜花、一叶红枫、一节松枝”就够了。

是为序。

易柯明

1998年10月于长沙

目 录

上篇 少奇与故乡

面对苍生	(3)
凝望少奇	(61)
劫后还乡	(72)
风雨相忆	(77)
花明情结	(84)

中篇 少奇的故乡人

地灵人杰此乡间	(93)
何叔衡的最后一滴血	(98)
杓子冲的怀念	(111)
谢觉哉的风云岁月	(116)
老革命家的乡情	(131)
将军仍在战马上	(136)
女革命家何实嗣	(140)
何氏姐妹回故乡	(144)
中秋月夜的思念	(146)
满腔情爱写春秋	(149)

目 录

做父母的学问·····	(152)
为了死者和生者·····	(155)
曾坐春风染墨香·····	(158)

下篇 少奇故乡文化寻根

“识山楼”识山·····	(163)
官山有幸·····	(166)
蒋琬离乡·····	(170)
诗僧何处·····	(173)
词情谁诉·····	(177)
百年书院·····	(181)
青铜秘密·····	(186)
千年古寺·····	(189)
花明无楼·····	(196)
靳江寓言·····	(199)
热血水库·····	(203)
灰汤的注脚·····	(206)
后记·····	(210)

上篇

少奇与故乡

面对苍生

秘密回乡

公元 1961 年，年轻的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年头。

这年 4 月 1 日，一列火车从广州开出呼啸北上。一位身材高大、目光深邃、满头鹤发却神采奕奕的老人倚窗而坐，他时而凝视着窗外，时而微微闭目，像在回忆往事，又像是决策前沉思。这位老人就是时年 63 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的夫人王光美和机要秘书刘振德坐在身边。列车终点站是长沙。

几天前，即 3 月 14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当前农村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这是自公社化以来研究解决农业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开得活跃，但在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上却出现了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经毛泽东几次直接给农民写信和中央三令五申的指示和批评，农村“左”倾错误已得到纠正，群众生产和生活已大有好转；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退赔问题远未弄清，农村情况还相当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尚未过去。两种意见，各有各的材料和数据，一时难定是非。刘少奇在会上讲

了话，他说：“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放卫星，许多东西弄虚作假，都登报了，震动全世界。”“我们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相当多的人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他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党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那样，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对刘少奇发表的意见给予了肯定，他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之年、实事求是之年。会后，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别深入基层调查考察，刘少奇此行就是专程去家乡——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研究的。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运行，列车抵达长沙站。刘少奇健步走出车站，开始了中外历史上国家元首从未有过的长达44天的农村调查。

二

中共湖南省委对刘少奇来湘调查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李瑞山带工作队陪同下乡。对他的衣食住行也作了周密安排，比如在其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特意为他准备了住处，从长沙运去了沙发、办公桌和家具，还周密部署了安全保卫工作。

4月2日上午，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听后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李瑞山同志不要陪同去。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个别找人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还说：“这次到乡下去，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家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他说：“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不少你想了解

都了解不到的情况。”

这天下午，刘少奇只向省委要了一辆吉普车和一名工作助手，便匆匆离开长沙，前往宁乡。

三

刘少奇没有通知宁乡当地党政领导，秘密前往家乡调查。

吉普车颠簸在通往宁乡的砂石公路上。刘少奇细心观察，感慨万千：离开家乡快40年了，山野已陌生难认。按季节应是青山堆翠、花红柳绿了，可眼下，四面山头光秃秃的，田垅里红花草子稀稀疏疏，不知名的野草却长得很高。看村庄，农民住房拆得七零八落，剩下许多断壁残垣。刘少奇不断地吸烟，缓解着自己沉重的心情。当汽车到离他的诞生地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时，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察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没有按原计划前往花明楼炭子冲，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工作人员架床时，却找不到铺床板的稻草。水稻产地竟找不到稻草！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走到屋后山坡，发现一堆已经干了的人粪，便停下来细心观察，用脚把粪便撩开，然后蹲下来，用手在粪便上扇了扇，说：“粪便不臭。”他又用一根小棍子把粪便拨开，发现里面有草根、树皮，这是没有吃多少粮食的粪便！他连连说：“农民吃饭已经成了问题，问题大呵！”

刘少奇在这里住下来，他从先期到这一带搞调查的中央调查组的情况汇报中，从和农民直接谈话中，感到了情况的严重，忧心如焚。这一带地处湘中，土地肥沃，商贸活跃，为什么生产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破坏？记得三年前在北京收到过宁乡县委寄来的《宁乡快讯》，说家乡放了亩产65000斤稻谷的高产卫星，那当然是莫名其妙，不可能相信。他毕竟日理万机，未认真留意这件事，但与现实竟有这么大的距离，他思想的弦开始紧张起来。刘

少奇在这里住了5个晚上，才启程赴其他地方。他叫司机把车开到他已经阔别了快40年的老家炭子冲，仅在故居门前绕了一个圈，便朝韶山方向开去了。

4月9日，刘少奇满怀敬意参观了毛泽东旧居。毛泽东的旧居与他的家乡相距仅30多里，房屋建筑风格与生活习惯都大体相似。刘少奇看到门的匾额书写着“毛泽东同志故居”时，他叮咛陪同人员：“主席健在，还是称‘旧居’好些。”之后，又来到湘潭县一个叫许家垅的村庄访问。一个正在干活の木匠眼睛很尖，认出了他，连声惊呼：“刘主席，刘主席来啦！”十几个面带菜色的社员闻声过来，争着和他握手。刘少奇一一询问了大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又一家一户地前去察看，感到这里的困难情况同宁乡一样严重，他于当晚赶到长沙与省委负责人磋商。

解剖天华

四

刘少奇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即4月11日，毛泽东也从广州来到长沙，毛泽东下榻在省委院内的蓉园1号楼。当晚刘少奇到毛泽东住处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到的初步情况，并表示他准备亲自再剖析几个典型，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很赞成刘少奇的意见，指出当前湖南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即12条）贯彻不力，“五风”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整顿。两位领导人当即作出决定：派王任重、王延春等湖北省委领导同志来湖南住上三五天，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后来，中央还把王延春留在湖南任省委书记，主管农村生产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离开长沙后，刘少奇立即与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交换情况。省委的同志感到十分惊奇，他们对农村的困难程度的确把握不准。这样刘少奇决定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行蹲点调查。

天华大队是湖南省赫赫有名的“红旗大队”。4月12日下午，刘少奇到了天华。

天华大队离长沙市不太远，刘少奇就住在大队部办公的地方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打开窗户寒风直灌。居住这样的地方，社队干部十分不安，刘少奇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

到天华的第二天，刘少奇就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嘱咐随行人员说：“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作调查，要照毛主席讲的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都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是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听了不要‘贪污’，要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

但是调查的难度却是这位共和国主席所始料未及的。

五

4月13日，刘少奇邀请天华大队的干部开第一次座谈会。与会者有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彭梅秀坐在刘少奇的身边。刘少奇亲自主持会议，他出了一些题目，如公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他启发大家：“要解放思想，不要以为不办食堂了就不是社

会主义，不办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只要对大家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利，食堂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并不妨碍社会主义。”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位不知主持过多少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的共和国主席却十分尴尬，他这番恳切的言辞，并没有启动与会者的口，会场静得出奇，大家谁也不敢发言，只是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彭梅秀。此刻，这位基层党总支书记略带抑郁的目光似乎比身居高位的国家主席诚挚的目光更具威严。

彭梅秀是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巾帼能人。她领导的天华大队是全省的“红旗大队”，她本人是省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别看她是女人，干农活、扶犁掌耙样样都会。她敢作敢为，办事从不示弱，人家不敢说的话她敢说，人家怕干的事她敢干，所以村民们给了她一个绰号“直筒子”。社员们既敬重她，又畏惧她，当然也不敢轻易议论她。

沉默，又一阵沉默。彭梅秀终于开口了：“我同意办食堂，办食堂的好处很多。以前妇女 50% 的时间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后，大家都出工，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我主张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

刘少奇问：“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摆在前面。”

彭梅秀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是把‘积极’摆在前面。”

食堂问题开始议论开了。

副书记李言孝说：“食堂还是要办，我主张办细（小）食堂。”他举例说明办小食堂有很多好处，特别是便于发展猪、牛、羊、鸡、鸭等家庭副业。

彭梅秀马上解释：“现在副业少了不是办了食堂的问题，是我们收了社员的自留地，不让他搞副业……”

李言孝听了彭梅秀这么一说，马上又转口附和：“人民公社